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七十六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六十四

李賢

呂原子憲

岳正

彭時

商輅

劉定之

李賢字原德鄧人舉鄉試第一宣德八年成進士奉命

察蝗災于河津授驗封主事少師楊士奇欲一見賢竟
不往正統初言塞外降人居京師者盈萬指揮使月俸
三十五石實支僅一石降人反實支十七石五斗是一
降人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宜漸出之外省冗費且消患
未萌帝不能用時詔文武臣誥敕非九年不給賢言限
以九年或官不能滿秩或親老不待不得者十八九無
以勸臣下請仍三年便從之遷考功郎中改文選扈從
北征師覆脫還景泰三年二月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

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宗節儉畏天變勉貴近
振士風結民心帝善之命翰林寫置左右脩省覽尋又
陳車戰火器之利帝頗米納是冬擢兵部右侍郎轉戶
部額森數貢馬賢謂輦金帛以強寇自弊非策因陳邊
備廢弛狀于謙請下其章厲將士轉吏部抹古二十二
君行事可法者曰鑑古錄上之英宗復位命兼翰林學
士入直文淵閣與徐有貞同預機務未幾進尚書賢氣
度端凝奏對皆中机宜帝深眷之山東飢發帑振不足

召有貞及賢議有貞謂頌振多中飽賢曰慮中飽而不貸坐視民死是因噎廢食也遂命增銀石亨曹吉祥與有貞爭權並忌賢諸御史論亨吉祥亨吉祥疑出有貞賢意訴之帝下二人獄會有風雷變得釋謫賢福建叅政未行王翱奏賢可大用遂留為吏部左侍郎踰月復尚書直內閣如故亨知帝嚮賢怒然無可如何乃佯與交惟賢亦深自匿非宣召不入而帝益親賢顧問無虛日保喇近塞獵亨言傳國璽在彼可掩而取帝色動賢

言釁不可啟璽不足實事遂寢亨益惡賢時帝亦厭亨
吉祥驕橫屏人語賢曰此輩干政四方奏事者先至其
門為之奈何賢曰陛下惟獨斷則趨附自息帝曰向嘗
不用其言乃怫然見辭色賢曰願制之以漸當亨吉祥
用事賢顧忌不敢盡言然每從容論對所以裁抑之者
甚至及亨得罪帝復問賢奪門事賢曰迎駕則可奪門
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奪即非順且爾時幸而成
功萬一事機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悟

曰然賢曰若郈王果不起羣臣表請陛下復位安用擾攘為此輩又安所得邀陞賞招權納賄安自起老成耆舊依然在職何至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正謂此也帝曰然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并議革冒功者四千餘人至成化初諸被革者懇請復以賢言并奪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爵時論益大快之帝既任賢所言皆見聽于謙嘗分遣降人南征陳汝言希宦官指畫召之還賢力言不可帝曰吾亦

悔之今已就道後當聽其願去者帝憂軍官支俸多歲
入不給賢請汰老弱於外則費省而人不覺帝深納焉
時歲有邊警天下大水江南北尤甚賢外籌邊計內請
寬百姓罷一切徵求帝用其言四方得蘇息七年二月
空中有聲帝欲讓之命賢撰青詞賢言君不恤民天下
怨叛厥有鼓妖因請行寬恤之政又請罷江南織造清
錦衣獄止邊臣貢獻停內外採買帝難之賢執爭數四
同列皆懼賢退曰大臣當知無不言可卷舌偷位即終

天順之世賢為首輔呂原彭時佐之然賢委任最專初御史劉濬劾柳溥敗軍罪觸帝怒賢言御史耳目官不宜譴石亨譖賢曲護帝寢疎賢尋悟待之如初每獨對良久方出遇事必召問可否或遣中官就問賢務持大體尤以惜人才開言路為急所薦引年富軒輊耿九疇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李紹等皆為名臣時勸帝延見大臣有所薦必先與吏兵二部論定之及入對帝訪文臣請問王翱武臣請問馬昂兩人相左右故言無不

行而人不病其專惟羣小與為難曹欽之反也擊賢東
朝房執將殺之逼草奏釋已罪賴王翱救乃免賢密疏
請禽賊黨時方擾攘不知賢所在得疏帝大喜裹傷入
見勞慰之特加太子太保賢因言賊既誅急宜詔天下
停不急務而求直言以通閉塞帝從之門達方用事錦
衣官校恣橫為劇患賢累請禁止帝召達誠諭之達怙
寵益驕賢乘間復具陳達罪帝復召戒達達銜刺骨因
袞彬獄陷賢賢幾不免語載達傳帝不豫卧文華殿會

有間東宮于帝者帝頗惑之密告賢賢頓首伏地曰此
大事願陛下三思帝曰然則必傳位太子乎賢又頓首
曰宗社幸甚帝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令謝太子謝
抱帝足泣帝亦泣讒乃不行憲宗即位進少保華蓋殿
大學士知經筵事是年春日黯無光賢偕同官上言曰
君象君德明則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剛
以斷事明以察微持之不急則天變自弭和氣自至翌
日又言天時未和由陰氣太盛自宣德至天順間選宮

人太多澣衣局沒官婦女愁怨尤甚宜放還其家帝從
之中外欣悅五月大雨雹大風飄瓦拔郊壇樹賢言天
威可畏陛下當凜然加省無狎左右近幸崇信老成共
圖國是有司請造鹵簿賢言內庫尚有未經御者今恩
詔甫頒方節財用奈何復為此帝即日寢之每遇災變
必與同官極陳無隱而于帝初政申誠尤切門達既竄
其黨多投匿名書構賢賢乞罷有詔慰留吳后廢言官
請誅牛玉語侵賢又有造蜚語構言者帝令衛士宿賢

家護出入成化二年三月遭父喪詔起復三辭不許遣
中官護行營葬還至京又辭遣使宣意遂視事其年冬
卒年五十九帝震悼贈太師諡文達賢自以受知人主
所言無不盡景帝崩將以汪后殉葬用賢言而止惠帝
少子幽禁已六十年英宗憐欲赦之以問賢賢頓首曰
此堯舜用心也天地祖宗實式憑之帝意乃決帝嘗祭
山川壇以夜出未便欲遣官代祀賢引祖訓爭之卒成
禮而還嘗言內帑餘財不以卹荒濟軍則人主必生侈

心而移之于土木禱祠聲色之用前後頻請發帑振貸
卹邊不可勝計故事方面官敕三品京官保舉賢惠其
營競令吏部每缺舉二人請帝簡用並推之例始此自
三楊以來得君無如賢然自郎署結知景帝超擢侍
郎而所著書顧謂景帝為荒淫其抑葉盛擠岳正不救
羅倫尤為世所惜云

呂原字逢源秀水人父嗣芳萬泉教諭兄本景州訓導
嗣芳老就養景州與本相繼卒貧不能歸葬厝于景原

時至殯所慟哭久之奉母歸家益貧知府黃懋奇原文
補諸生遣入學舉鄉試第一正統七年進士及第授編
修十二年與侍講裴綸等十人同選入東閣肄業直經
筵景泰初進侍講與同官倪謙授小內侍書于文華殿
東廡帝至命謙講國風原講堯典皆稱旨問何官並以
中允兼侍講對帝曰品同耳何相兼為進二人侍講學
士兼中允尋進左春坊大學士天順初改通政司右叅
議兼侍講徐有貞李賢下獄之明日命入內閣預機務

石亨曹吉祥用事貴倨獨敬原原朝會衣青袍亨笑曰
行為先生易之原不答尋與岳正列亨吉祥罪狀疏留
中二人怒摘敕諭中語謂閣臣謗訕帝大怒坐便殿召
對厲聲曰正大膽敢爾原素恭謹阿正何也正罷去原
得留李賢既復官入閣柄政未幾原佐之彭時亦入三
人同心贊理賢通達遇事立斷原濟以持重庶政稱理
其年冬進翰林院學士六年遭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
詔葬畢即起視事原乞終制不允乃之景州啟父兄殯

歸奠舟中寢苦哀毀體素豐至是羸瘠抵家甫襄事而卒年四十五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原內剛外和與物無競性儉約身無紈綺歸裝惟賜衣數襲分祿恤宗姻子憲字秉之以蔭補國子生供事翰林遷中書舍人疏乞應試所司執故事不許憲宗特許之遂舉順天鄉試舍人得赴試自憲始累遷禮部郎中好學能文諳掌故琉球請歲一入貢回回貢使乞道廣東歸國皆以非制格之以薦進南京太僕寺少卿故事太僕馬數不令他

官知是以文籍磨滅登耗無稽憲曰他官不與聞是也
當職者可買買即請議三年一校勘著為例累遷南京
大常卿輯典故因革若干卷正德初致仕

岳正字秀方灤縣人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一賜進士及
第授編修進左贊善天順初改修撰教小內侍書閣臣
徐有貞李賢下獄帝既用呂原預政頃之薛瑄又致仕
帝謀代者王翱以正薦遂召見文華殿正長身美鬚髯
帝遙見色喜既登陞連稱善問年幾何家安在何年進

士正具以對復大喜曰爾年正強仕吾此人又吾所取
士今用爾內閣其盡力輔朕正頓首受命趨出石亨張
軌遇之左順門愕然曰何自至此比入帝曰朕今日自
擇一閣臣問為誰帝曰岳正兩人陽賀帝曰但官小耳
當與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兩人曰陛下既得人俟稱職
加秩未晚帝默然遂命以原官入閣正素豪邁負氣敢
言及為帝所拔擢益感激思自効掌欽天監侍郎湯序
者亨黨也嘗奏災異請盡去奸臣帝問正正言奸臣無

指名即求之人人自危且序術淺何足信也乃止有僧
為妖言錦衣校邏得之坐以謀反中官牛玉請官邏者
正言事縱得實不過坐妖言律邏者給賞而已不宜與
官僧黨數十人皆得免或為匿名書列曹吉祥罪狀吉
祥怒請出榜購之帝使正撰榜格正與呂原入見言為
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出榜購募
者且事緩之則自露急之則愈匿此人情也帝是其言
不問亨從子彪鎮大同獻捷下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

無算不能悉致皆梟置林木間正按地圖指詰之曰某地至某地皆沙漠汝梟置何所其人語塞時亨吉祥恣甚帝頗厭之正從容言二人權太重臣請以計間之帝許焉正出見吉祥曰忠國公常令杜清來此何為者吉祥曰辱石公愛致誠款耳正曰不然彼使伺公所為耳因勸吉祥辭兵柄復詣亨諭令自戢亨吉祥揣知正意怒吉祥見帝免冠泣請死帝內媿慰諭之召正責漏言會承天門災正極言亨將為不軌且言陳汝言小人今

既為尚書可用盧彬為侍郎二人者俱譎悍若同事必
相齟齬乘其隙可並去之徐有貞再下獄復云用有貞
則天變可弭帝皆不納及敕諭廷臣命正視草正草敕
曰乃者承天門災朕心震驚罔知所措意敬天事神有
未盡歟祖宗成憲有不遵與善惡不分用舍乖與曲直
不辨刑獄寃與征調多方軍旅勞與賞賚無度府庫虛
與請謁不息官爵濫與賄賂公行政事廢與朋奸欺罔
附權勢與羣吏弄法擅威福與征斂徭役太重而閭閻

靡寧與讒諂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與抑有
司闡茸酷暴貪冒無厭而至軍民不得其所與此皆傷
和致災之由而朕有所未明也今朕省愆思咎怵惕是
存爾羣臣休戚惟均其洗心改過無蹈前非當行者直
言無隱敕下舉朝傳誦而亨吉祥構蜚語謂正賣直謗
訕帝怒仍命倒授內侍書明日謫欽州同知道瀨以母老
留旬日陳汝言令巡校言狀且言正嘗奪公主田遂逮
繫詔獄杖百戍肅州行至涿夜宿傳舍手拳急氣奔且

死涿人楊四醉卒酒脫正拳剗其中且厚賂卒乃得至
戍所亨吉祥既誅帝謂李賢曰岳正固嘗言之賢曰正
有老母得放歸田里幸甚乃釋為民憲宗立御史呂洪
等請復正與楊瑄官詔正以原官直經筵纂修英宗實
錄初正得罪都督僉事李鐸乞得其宅至是敕還正正
還朝自謂當大用而賢欲用為南京祭酒正不悅忌者
偽為正劾賢疏草賢嫌之成化四年四月廷推兵部侍
郎清理貼黃以正與給事中張寧名並上詔以為私出

正為興化知府而寧亦補外正至官築堤溉田數千頃
節縮浮費經理預備倉欲有所興革鄉士大夫不利其
所為騰謗言正亦厭吏職五年入覲遂致仕又五年卒
年五十五無子大學士李東陽御史李經其壻也正博
學能文章高自期許氣屹屹不能下人在內閣才二十
八日勇事敢言便殿論奏至唾濺帝衣有規以信而後
諫者慨然曰上顧我厚懼無以報稱子乃以諫官處我
耶英宗亦悉其忠其在戍所嘗念之曰岳正倒好只是

大膽正聞自為像贊述帝前語末言臣嘗聞古人之言
蓋將之死而靡憾也其自信不回如此然意廣才疎欲
以縱橫之術離散權黨反為所噬人皆迂而惜之嘉靖
中追贈太常寺卿謚文肅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正統十三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明
年郕王監國令同商輅入閣預機務聞繼母憂力辭不
允乃拜命釋褐踰年叅大政前此未有也尋進侍讀景
泰元年以兵事稍息得請終制然由此忤旨服除命供

事翰林院不復與閣事易儲遷左春坊大學士寰宇通
志成遷太常寺少卿俱兼侍讀天順元年徐有貞既得
罪岳正許彬相繼罷帝坐文華殿召見時曰汝非朕所
擢狀元乎時頓首明日仍命入閣兼翰林院學士閣臣
自三楊後進退禮甚輕為帝所親擢者唯時與正二人
而帝方嚮用李賢數召賢獨對賢雅重時退必咨之時
引義爭可否或至失色初賢小忤久亦伏其諒直曰彭
公真君子也慈壽皇太后上尊號詔告天下時欲推恩

賢謂一年不宜再赦時曰非赦也宜行優老典朝臣父
母七十與誥敕百姓八十給冠帶是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也賢稱善即奏行之帝愛時風度選庶吉士命賢盡
用北人南人必若時者方可賢以語時俄中官牛玉宣
旨時謂玉曰南士出時上者不少何可抑之已選十五
人南六人與焉門達構賢帝惑之曰去賢行專用時矣
或傳其語時矍然曰李公有經濟才何可去因力直之
且曰賢去時不得獨留語聞帝意乃解帝大漸口占遺

命定后妃名分勿以嬪御殉葬凡四事付閣臣潤色時讀竟泣下悲愴不自勝中官復命帝亦為隕涕憲宗即位議上兩宮尊號中官夏時希周貴妃旨言錢后久病不當稱太后而貴妃帝所生母宜獨上尊號賢曰遺詔已定何事多言時曰李公言是也朝廷所以復天下在正綱常若不爾損聖德非小頃之中官復傳貴妃旨子為皇子女當為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間有故事賢色變目時時曰今日事與宣德間不同胡后表

讓位退居別宮故在正統初不加尊今名分固在安得
為比中官曰如是不草讓表時曰先帝存日未嘗行
今誰敢草若人臣阿意順從是萬世罪人也中官厲聲
恠以危語時拱手向天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孰敢有
二心錢皇后無子何所規利而為之爭臣義不忍默者
欲全主上聖德耳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並尊為宜賢
亦極言之議遂定及將上寶冊時曰兩宮同稱則無別
錢太后宜加兩字以便稱謂乃尊為慈懿皇太后貴妃

為皇太后越數日中官覃包至內閣曰上意固如是但迫于太后不敢自主非二公力爭幾悞大事時閣臣陳文默無語聞包言甚媿禮成進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同知經筵成化改元進兵部尚書兼官如故明年秋乞歸省三年二月詔趣還朝英宗寔錄成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太學士四年慈懿太后崩詔議山陵時及商輅劉定之言太后作配先帝正位中宮陛下尊為太后詔示天下先帝全夫婦之倫陛下盡母子之愛于義俱得今

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附廟此不易之禮比聞欲別卜
葬地臣等實懷疑懼竊謂陛下所以遲疑者必以今皇
太后萬壽後當以先帝同尊自嫌二后並配非祖宗制
考之于古漢文帝尊所生母薄太后而呂后仍附長陵
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劉后仍附太廟今若陵廟
之制稍有未合則有乖前美貽訛來葉于是諸大臣相
繼言之帝猶重違太后意時偕朝臣伏文華門泣請帝
與太后皆感動始從時議尋見三台時等言外廷大政

固所當先宮中根本尤為至急諺云子出多母今嬪嬙衆多維熊無兆必陛下愛有所專而專寵者已過生育之期故也望均恩愛為宗社大計時帝專寵萬貴妃妃年已近四十時故云然又言大臣黜陟宜斷自宸衷或集羣臣僉議不可悉委臣下使大權旁落帝雖不能從而心嘉其忠都御史項忠討滿四不利朝議命撫寧侯朱永將京軍往赴永故難其行多所邀請時惡其張大且度軍可無行第令整裝待會忠馳奏已圍賊石城帝

遣中官懷恩黃賜偕兵部尚書白圭程信等至閣議時
曰賊四出攻剽鋒誠不可當今入石城自保我軍圍甚
固此困獸易禽耳信曰安知忠不退師時曰彼部分已
定何故自退且今出師度何時到信曰來春時曰如此
益緩不及事事成敗冬月決矣信愈出危言曰忠若敗
必斬一二人然後出師衆危之間時何見曰觀忠疏曲
折知其能若聞別遣禁軍將退避不敢任賊不可知矣
時惟商輅然其言至冬賊果平人乃大服改吏部尚書

五年得疾在告踰三月帝趣赴閣視事免朝叅是冬無雪疏言光祿寺採辦各城門抽分掊剋不堪而獻珍珠寶石者倍古增直漁竭帑藏乞革其弊以惠小民帝優詔褒納畿輔山東河南早請免夏稅鹽鈔及太僕寺賠課馬京師米貴請發倉儲五十萬石平糶並從之時以舊臣見倚重遇事爭執無所避而是時帝急于政大臣希得見萬安同在閣結中貴戚畹上下壅隔時頗懷憂七年疾復作乞致仕帝慰留之不得去冬彗復見時言

政本七事一毋惑佛事糜金錢二傳旨專委司禮監毋
令他人以防詐偽三延見大臣議政事四近幸賜予太
多工匠冒官無紀而重囚死徒者法不蔽罪宜戒淫刑
僭賞五虛懷受諫勿惡切直六戒廷臣毋依違凡政令
失當直言論奏七清理牧馬草地減退勢要庄田皆切
中時弊寧晉伯劉聚為從父太監永誠請封謚且乞祠
額禮部執故事却之帝特賜額曰褒功命內閣擬封謚
時等言即予永誠將來守邊內臣皆援此陳乞是變祖

宗法自今日始或言宋童貫封王時曰貫封王在徽宗末年豈盛世事耶乃寢時每因災變上言或留中或下所司多阻隔悒悒不得志五年以後凡七在告帝輒命醫就視數遣內臣賜賚十一年正月以秩滿進少保踰月卒年六十贈太師謚文憲時立朝三十年孜孜奉國持正存大體公退未嘗以政語子弟有所論薦不使其人知燕居無惰容服御儉約無聲樂之奉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

商輅字弘載淳安人舉鄉試第一正統十年會試殿試
皆第一終明之世三試皆第一者輅一人而已除修撰尋
與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輅丰姿瓌偉帝親簡為展書
官邸王監國以陳循高穀薦入內閣叅机務徐瑾倡南
遷議輅力沮之其冬進侍讀景泰元年遣迎上皇于居
庸進學士三年錦衣指揮盧忠令校尉上變告上皇與
少監阮浪內史王瑤圖復位帝震怒捕二人下獄詔窮
治之忠筮于術者同寅寅以大義折之且曰此大凶兆

死不足贖忠懼佯狂以冀免輅及中官王誠言于帝曰
忠病風無足信不宜聽妄言傷大倫帝意少解乃並下
忠獄坐以他罪降為事官立功殺瑤錮浪于獄事得不
竟太子既易進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如故賜
第南薰里塞上腴田率為勢豪侵據輅請覈還之軍開
封鳳陽諸府飢民流濟寧臨清間為有司驅逐輅憂其
為變請招墾畿內八府間田給糧種民皆有所歸鍾同
章綸下獄輅力求得無死寰宇通志成加兼太常卿景

帝不豫羣臣請建東宮不許將繼奏輅援筆曰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章皇帝子孫聞者感動以日暮奏未入而是夜石亨輩已迎復上皇明日王文于謙等被收召輅與高穀入便殿溫旨諭之命草復位詔亨密語輅赦文毋別具條款輅曰舊制也不敢易亨輩不悅諷言官劾輅朋奸下之獄輅上書自懃復儲疏在禮部可覆驗不省中官興安稍解之帝愈怒安曰向者此輩創議南遷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意漸釋乃斥為民然帝每

獨念輅朕所取士嘗與姚夔侍東宮不忍棄之以忌者
竟不復用成化三年二月召至京命以故官入閣輅疏
辭帝曰先帝已知卿枉其勿辭首陳勤學納諫儲將防
邊省冗官設社倉崇先聖號廣造士法凡八事帝嘉納
之其言納諫也請召復元年以後建言被斥者于是羅
倫孔公恂等悉復官明年彗星見給事中董旻御史胡
深等劾不職大臣並及輅御史林誠詆輅曾與易儲不
宜用帝不聽輅因求罷帝怒命廷鞠諸言者欲加重譴

輅曰臣嘗請優容言者今論臣反責之如公論何帝悅
旻等各予杖復職尋進兵部尚書久之進戶部宋元通
鑑綱目成改兼文淵閣大學士皇太子立加太子少保
進吏部尚書十三年進謹身殿大學士輅為人平粹簡
重寬厚有容至臨大事決大議毅然莫能奪仁壽太后
莊戶與民爭田帝欲徙民塞外輅曰天子以天下為家
安用皇莊為事遂寢乾清宮門災工部請採木川湖輅
言宜少緩以存警畏從之悼恭太子薨帝以繼嗣為憂

於帝帝大喜欲宣示外庭遣中官至內閣諭意輅請敕
禮部擬上皇子名于是廷臣相率稱賀帝即命皇子出
見廷臣越數日帝復御文華殿皇子嗣召見輅及諸閣
臣輅頓首曰陛下踐阼十年儲副未立天下引領望久
矣當即立為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頷之是冬遂立皇子
為皇太子初帝召見皇子留宮中而紀妃仍居西內輅
恐有他患難顯言偕同官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

攸繫重以貴妃保護恩踰已出但外議謂皇子母因病
別居久不得見宜移就近所俾得母子朝夕相接皇子
仍藉撫養于貴妃宗社幸甚由是紀妃遷永壽宮踰月
妃病篤輅請曰如有不諱禮宜從厚且請命司禮監奉
皇子過妃宮問視及製衰服行禮帝皆是之帝將復邨
王位號下廷議輅極言王有社稷功位號當復帝意遂
決帝建玉皇閣于宮北命內臣執事禮與郊祀等輅等
爭罷之黑青見疏弭災八事曰番僧國師法王母濫賜

印章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許諸臣直言分遣部使慮
囚省冤獄停不急營造實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設雲
南巡撫帝優詔褒納中官汪直之督西廠也數興大獄
輅率同官條直十一罪言陛下委聽斷于直直又寄耳
目于羣小如韋瑛輩皆自言承密旨得顯刑殺擅作威
福賊虐善良陛下若謂擿奸禁亂法不得已則前此數
年何以帖然無事且曹欽之變由遂杲刺事激成可為
懲鑒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于途庶民

不安于業若不亟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愠曰用一
內豎何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
厲甚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
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可
缺直一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擅收
捕諸近侍在帝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
萬安劉珏劉吉亦俱對引義慷慨恩等屈服輅顧同列
謝曰諸公皆為國如此輅復何憂會九卿項忠等亦劾

直是日遂罷西殿直雖不視殿事寵幸如故譖輅嘗納
指揮楊暑賄欲脫其罪輅不自安而御史戴縉復頌直
功請復西殿輅遂力求去詔加少保賜敕馳傳歸輅既
去士大夫益俛首事直無敢與抗者矣錢溥嘗以不遷
官作禿婦傳以譏輅高瑤請復景帝位號黎淳疏駁極
詆輅輅皆不為較待之如平時萬貴妃重輅名出父像
屬為贊遺金帛甚厚輅力辭使者告以妃意輅曰非上
命不敢承也貴妃不悅輅終不顧其和而有執如此及

謝政劉吉過之見其子孫林立歎曰吉與公同事歷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天之報公厚輅曰正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耳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子良臣成化初進士官翰林侍講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幼有異稟父授之書日誦數千言不令作文一日偶見所為祀竈文大異之舉正統元年會試第一殿試及第授編修京城大水應詔陳十事言號令宜出大公裁以至正不可苟且數易公卿侍從

當數召見察其才能心術而進退之降人散處京中者
宜漸移之南方郡縣職以京朝官補使迭相出入内外
無畸重薦舉之法不當拘五品以上可做唐制朝臣遷
秩舉一人自代吏部籍其名而簡用之武臣子孫教以
韜畧守令牧養為先務毋徒取幹辦羣臣遭喪乞永罷
起復以教孝僧尼蠹國當嚴絕富民輸粟授官者有犯
宜追奪疏入留中十三年弟寅之與鄉人相訐辭連定
之下獄得白秩滿進侍講景帝即位復上言十事曰自

古如晉懷愍宋徽欽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
集馴致播遷未有若今日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奉
上皇于漠北委以與寇者也晉宋遭禍亂棄故土偏安
一隅尚能奮于既衰以禦方張之敵未有若今日額森
乘勝直抵都城以師武臣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賊又
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而自去者也國勢之弱雖
非旦夕所能強豈可不思自強之術而力行之臣愚敢
畧陳所見近日京軍之戰但知堅壁持重而不能用奇

制勝至前敗而後不救左出而右不隨謂宜倣宋吳玠
吳璘三壘陣法互相倚恃迭為救護至鐵騎衝突必資
刀斧以制之郭子儀破安祿山八萬騎用千人執長刀
如牆而進韓世宗破烏珠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
堪人胷下斫馬足是刀斧揮霍便捷優于火鎗也紫荆
居庸二關名為關塞寔則坦途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
蹊隧陸則縱橫掘塹名曰地網水則瀦泉令深名曰水
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鄉勇以助官軍此皆

古所嘗為已有明效往者奉使之臣充以驛人駟夫招
釁啟戎職此之故今宜擇內蘊忠悃外工專對若陸賈
富弼其人者使備正介之選庶不失辭辱國臣于上皇
朝乞徙漠北降人知謀短淺未蒙採納比乘國釁奔歸
故寇掠畿甸者屢見告矣宜乘大兵聚集時急遷之南
方使與中國兵民相錯雜以牽制而變化之且可省俸
給減漕輓其事甚便天下農出粟女出布以養兵也兵
受粟于倉受布于庫以衛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

門納月錢于私室于是手不習擊刺之法足不習進退之宜第轉貸為商執技為工而以工商所得補納月錢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為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羊拒狼幾何其不敗也今宜痛革其弊一新簡練之政將帥踵舊習者誅毋赦如是而兵威不振者未之有也守令朘民猶將帥之剝兵也宜嚴糾考慎黜陟犯贓者舉主與其罰然後貪墨者寡薦舉者慎民安而邦本固矣古販繒屠狗之夫俱足助成帝業今于謙

楊善亦非出自將門然將能知將宜令各舉所知不限門閥公卿侍從亦令舉勇力知謀之士以備將材庶搜羅既廣禦侮有人昔者漢圖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南宋禦金所恃者張浚彼皆忠義風著功業久立及街亭一敗亮辭丞相符離未捷浚解都督何則賞罰明則將士奮也昨德勝門下之戰未聞推陷強寇但迭為勝負互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乃石亨則自伯進侯于謙則自二品遷一品天下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急

忠臣義士之心乎可令仍循舊職勿躐新階他日勛名著而爵賞加正未為晚夫既與不忍奪者姑息之政既進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上行姑息之政下不行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也向者御史建白欲令大臣入內議政疏寢不行夫人主當總覽威權親決機務政事早朝未決者日御便殿使大臣數奏言官察其邪正而糾劾之史官直書簡冊以示懲勸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願陛下遵而行之若僅封章入奏中旨外傳恐

偏聽獨任致生奸亂欲治化之成難矣人主之德欲其
明如日月以察直枉仁如天地以覆羣生勇如雷霆以
收威柄故司馬光之告君以仁明武為言即中庸所謂
知仁勇也知仁勇非學而能之哉夫經莫要于尚書春
秋史莫正于通鑑綱目陛下留心垂覽其于君也既知
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
審矣于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
士良陳弘志之惡于馭廷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

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如是則于知
仁勇之德豈不大有助哉苟徒如向者儒臣進講誦述
其善諱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穽閉目而過之其
不至于冥行顛仆者幾何今天下雖遭大創尚如金甌
之未缺誠能本聖學以見之政治臣見國勢可強仇恥
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制可復亦何憚而不為此
書奏帝優詔答之三年遷洗馬額森使者乞遣報使帝
堅不許定之疏引故事以請帝下廷議竟不果遣久之

遷右庶子天順改元調通政司左叅議仍兼侍講尋進翰林學士憲宗立進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直經筵成化二年十二月以本官入直文淵閣進工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江湖廣災有司方徵民賦定之言國儲充積倉庾至不能容而此張口待哺之氓乃責其祖課非聖主恤下意帝感其言即命停徵四年進禮部左侍郎萬貴妃專寵皇后希得見儲嗣未几邸王女及笄未下嫁定之因久旱並論及之且請經筵兼講太祖御製諸

書斥異端邪教勿令害政耗財帝留其疏不下五年卒
官贈禮部尚書謚文安定之謙恭質直以文學名一時
嘗有中旨命製元宵詩內使却立以俟據案伸紙立成
七言絕句百首又嘗一日草九制筆不停書有質宋人
名字者就列其世次若係譜然

贊曰英宗之復辟也當師旅飢饉之餘民氣未復權奸
內訌柱石傾移朝野多故時事亦孔棘矣李賢以一身
揅拄其間沛然若有餘獎厲人材振飭綱紀迨憲孝之

世名臣相望猶多賢所識拔偉哉宰相材也彭時商輅侃侃守義盡忠獻納粹然一出於正其于慈懿典禮非所謂善成君德者歟輅科名與宋王曾宋庠琦德望亦無媿焉呂原岳正劉定之雖相業未優而原之行誼正之氣概定之之建白咸有可稱故以時次並列于篇

明史卷一百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七十六考證

李賢傳卒年五十九帝震悼贈太師謚文達

臣黃壽

齡按識大錄賢卒輟朝一日賜鈔一萬緡史未之載
謹附識

呂原傳貧不能歸葬厝於景原時至殯所慟哭

臣黃

壽齡按既云厝於景則下文即不當云墓矣今擬將
至墓句酌改為時至殯所慟哭計字數多原版一字

擬刪本行南字勾刻以符字數

彭時傳正統十三年進士第一授修撰

臣黃壽齡按

識大錄時授修撰時初謝恩以誤入朝被劾上唯命
錦衣衛尋索而已謹附識



明史卷一百七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一百七十九

御史臣李陽榘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鈞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七十七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六十五

王

州

年

富

王

法

李

東

姚

變

王

復

林聰

葉

盛

王翱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三年初會試貢士于行在
帝時欲定都北京思得北士用之翱兩試皆上第大喜
特召賜食改庶吉士授大理寺左寺正左遷行人宣德
元年以楊士奇薦擢御史時官吏有罪不問重輕許運
磚還職翱請犯賊吏但許贖罪不得復官以懲貪黜帝
從之五年巡按四川松潘蠻竊發都督陳懷駐成都相
去八百餘里不能制翱上便宜五事請移懷松潘而松
茂軍糧于農隙齊力起運護以官軍毋專累百姓致被

劫掠吏不給由為民蠹令自首無隱州縣土司徧設社
學會川銀場歲運米八千餘石給軍往返勞費請令有
罪者納粟自贖詔所司議詳運糧事而遷蠹吏北京餘
悉允行英宗即位廷議遣文武大臣出鎮守擢翱右僉
都御史偕都督武興鎮江西懲貪抑奸吏民畏愛正統
二年召還院四年處州賊流劫廣信命翱往捕盡俘以
還是年冬松潘都指揮趙諒誘執國師善巴掠其財與
同官趙得誣以叛其弟小善巴怒聚眾剽掠命翱及都

督李安軍二萬征之而巡按御史白其枉詔審機進止
翱至出善已于獄遣人招其弟撫定餘黨而劾誅諒戍
得復善已國師松潘遂平六年代陳鑑鎮陝西軍民之
借糧不能償者覈免之七年冬提督遼東軍務翱以軍
令久弛寇至將士不力戰因諸將庭謁責以失律罪命
左右曳出斬之皆惶恐叩頭願効死贖翱乃躬行邊起
山海關抵開原繕城垣濬溝塹五里為堡十里為屯使
烽燧相接練將士室鰥寡軍民大悅又以邊塞孤遠軍

餉贖緣俗立法令有罪得收贖十餘年間得穀及牛羊數十萬邊用已饒八年以九載滿進右副都御史指揮孫璟鞭殺戍卒其妻女哭之亦死他卒訴璟殺一家三人翱曰卒死法妻死夫死父非殺也命璟償其家葬埋費璟感激後叅將遼東追敵三百里事李秉為名將十二年與總兵曹義等出塞擊烏梁海禽斬百餘獲畜產四千六百進右都御史十四年諸將破敵廣平山進左托克托布哈大舉犯廣寧翱方閱兵寇猝至衆潰翱

入城自保或謂城不可守翱手劍曰敢言棄城者斬寇退坐停俸半載景泰三年召還掌院事易儲加太子太保潯梧搖亂總兵董興武毅推委不任事于謙請以翁信陳旺易之而特遣一大臣督軍務乃以命翱兩廣有總督自翱始翱至鎮將李讐服推誠撫諭徭人向化部內無事明年召入為吏部尚書初何文淵協王直掌銓多私為言官攻去翱代一循成憲天順改元直致仕翱始專部事石亨欲去翱翱乞休已得請李賢力爭乃留

及賢為亨所逐亦以翱言留兩人相得歡甚帝每用人必咨賢賢以推翱以是翱得行其志帝眷翱厚時召對便殿稱先生不名而翱年幾八十多忘嘗令郎談論隨入帝問故翱頓首曰臣老矣所聆聖諭恐遺悞令此郎代識之其人誠謹可信也帝喜吏部主事曹恂已遷江西叅議遇疾還翱以聞命以主事回籍恂怒伺翱入朝捽翱脅搥其面大聲詬罵事聞下詔獄翱具言恂實病得斥歸時服其量五年加太子少保成化元年進太子

太保雨雪免朝叅屢疏乞歸輒慰留數遣醫視疾三年疾甚乃許致仕未出都卒年八十有四贈太保謚忠肅翱在銓部謝絕請謁公餘恒宿直廬非歲時朔望謁先祠未嘗歸私第每引選或值召對侍郎代選歸雖暮必至署閱所選惟恐有不當也論薦不使人知曰吏部豈快恩怨地耶自奉儉素景帝知其貧為治第鹽山孫以廕入太學不使應舉曰勿妨寒士路壻賈傑官近畿朝夫人數迎女傑恚曰若翁典銓移我官京師反手爾何

往來不憚煩也夫人聞之乘間請翱翱怒推案擊夫人傷面傑卒不得調其自遼東還朝也中官同事者重翱驢明珠數顆翱固辭其人曰此先朝賜也公得毋以賊却我乎不得已納而藏焉中官死召其從子還之為都御史時夫人為妾逾半歲語翱翱怒曰汝何破我家法即日具金帛返之妾終不嫁曰豈有大臣妾嫁他人者翱卒妾往奔喪其子養之終身李賢嘗語人曰臯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

強而義也然性頗執嘗有詔舉賢良方正經明行修及山林隱逸士至者率下部試翱黜落百不取一二性不喜南士英宗嘗言北人文雅不及南人顧質直雄偉緩急當得力翱由是益多引北人晚年徇中官郭聰囑為都御史李秉所劾翱自引伏蓋不無小損云子孫世官錦衣千戶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姓嚴訛為年以會試副榜授德平訓導年甫踰冠嚴重如老儒宣德三年課最擢吏科

給事中糾正違失務存大體帝以六科任重命科擇二人掌其事乃以富興賈銓並掌刑科都御史顧佐等失入死罪十七人富劾之帝詰責佐等英宗嗣位上言永樂中招納降人糜以官爵坐耗國帑養亂招危宜遣還故土府軍前衛幼軍本選民間子弟隨侍青宮今死亡殘疾僉補為擾請于二十五所內以一所補調勿更累民軍民之家規免稅徭冒僧道者累萬宜悉遣未度者復業議多施行遷陝西左叅政尋命總理糧儲陝西歲

織綾絹毼毼九百餘疋永樂中加織駝毼五十疋富請
罷之官吏諸生衛卒祿廩率以邊餉減削富請復其舊
諸邊將校占墾腴田有至三四十頃者富奏每頃輸賦
十二石都督王禎以為過重疏爭之廷議減三之二遂
為定額又會計歲用以籌軍餉言臣所部歲收二稅百
八十九萬石屯糧七十餘萬石其間水旱流移蠲逋負
大率三分減一而歲用乃至百八十餘萬入少出多今
鎮守諸臣不量國計競請益兵餉何由給請減冗卒汰

駕馬杜侵耗之弊帝可其奏三邊士馬供億浩繁軍民
疲遠輸豪猾因緣為奸利富量遠近定徵科出入慎鈎
考宿弊以革民困大蘇富遇事果敢有為權勢莫能撓
聲震關中然執法過嚴僥倖者多不悅以是屢遭誣謗
陝西文武將吏恐失富咸上章陳其勞乃得停俸留任
九載滿遷河南右布政使復有言富苛虐者帝命覈舉
主將坐之既知舉富者少師楊溥也意乃解富至河南
歲飢流民二十餘萬公剽掠巡撫于謙委富輯之皆定

土木敗後邊境道阻部檄富轉讓無後期者進左景泰
二年春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提督軍務時經喪敗
法弛弊尤甚富一意拊循奏免秋賦罷諸州縣稅課局
停太原民轉餉大同武清侯石亨武安侯鄭宏武進伯
朱英令家人領官庫銀帛糴米實邊多所乾沒富首請
按治詔宥亨等抵家人罪亨所遣卒趙闢抵大同富復
劾亨專擅亨輸罪已削襄垣王府菜戶又杖其廚役之
署教授事者又劾分守中官韋力轉叅將石彪及山西

叅政林厚罪是時富威名重天下而諸豪家愈側目相與撫富罪于謙方當事力保持之帝亦知富深故得行其志林厚力詆富帝曰厚怨富誣富耳朕方付富邊事豈輕聽人言加辱耶削厚官六年母憂起復七年富上言諸邊鎮守監鎗內官增于前如楊和天城一城二人擾民殊甚請減汰事格不行又言高皇帝定制軍官私罪收贖惟笞則然杖卽降授徒流俱充軍律明甚近犯贓者輕皆復職重惟立功刑不足懲更無顧忌此皆法

官過也下廷議流徙輸贖如故惟于本衛差操不得領
軍英國公張懋及鄭宏各置田莊于邊境歲役軍耕種
富勅之還軍于伍天順元年革巡撫官富亦罷歸頃之
石彪以前憾勅富逮下詔獄帝問李賢賢稱富能祛弊
帝曰此必彪為富抑不得逞其私耳賢曰誠如聖諭宜
早雪之諭門達從公問事果無驗乃令致仕明年以廷
臣薦起南京兵部右侍郎未上改戶部巡撫山東道聞
屬邑蝗馳疏以聞改左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官吏習富

威名望之警服豪猾屏跡四年春戶部缺尚書李賢舉
富左右巧阻之帝語賢曰戶部非富不可人多不喜富
此富所以為賢也特召任之富酌贏縮謹出納躬親會
計吏不能欺事關利害者僚屬或不敢任富曰第行之
吾當其責諸君毋署名可也由是部事大理丁父憂奪
哀如初憲宗立富以陝西頻用兵而治餉者非人請黜
左布政孫毓用右布政湯璿叅政婁良西安知府余子
俊吏部尚書王翱論富侵官請下于理富力辨曰薦賢

為國非有所私也因乞骸骨帝慰留之為黜毓頊之病
疽卒賜謚恭定富廉正強直始終不渝與王翱同稱名
臣初英宗嘗諭李賢曰戶部如年富不易得賢對曰若
他日繼朝為吏部非富不可然性好疑尤惡干請屬吏
黠者故反其意嘗之欲事行故言不可即不欲行故言
可富輒為所賣

王竑字公度其先江夏人祖俊卿坐事戍河州遂入籍
竑登正統四年進士十一年授戶科給事中豪邁負氣

節正色敢言英宗北狩邸王攝朝午門羣臣劾王振誤國罪讀彈文未起王使出待命衆皆伏地哭請族振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厲聲叱言者去竑憤怒奮臂起捽順髮呼曰若曹奸黨罪當誅今尚敢爾且罵且齧其面衆共擊之立斃朝班大亂王恐遽起入竑率羣臣隨王後王使中官金英問所欲言曰內官毛貴王長隨亦振黨請寘諸法王命出二人衆又捶殺之血漬廷陛當是時竑名震天下王亦以是深重竑且召諸言官慰諭

甚至王即帝位額森犯京師命竑與王通楊善守禦京城擢右僉都御史督毛福壽高禮軍寇退詔偕都指揮夏忠等鎮守居庸竑至簡士馬繕阮塞劾將帥不職者壁壘一新景泰元年四月浙江鎮守中官李德上言馬順等有罪當請命行誅諸臣乃敢擅殺非有內官擁護危矣是皆犯闕賊臣不宜用章下廷議于謙等奏曰上皇蒙塵禍由賊振順等實振腹心陛下監國羣臣共請行戮而順猶敢呵叱是以在廷文武及宿衛軍士忠憤

激發不暇顧忌捶死三人此正春秋誅亂賊之大義也
向使乘輿播遷奸黨猶在國之安危殆未可知臣等以
為不足問帝曰誅亂臣所以安衆志廷臣忠義朕已知
之卿等勿以德言介意八月竑以疾還朝尋命同都督
僉事徐恭督漕運治通州至徐州運河明年尚寶司檢
順牙牌不得順子請責之竑帝許焉諸諫官言順黨奸
罪重廷臣共除之遑問牙牌且非竑一人事若責之竑
忠臣懼矣乃寢前旨是年冬耿九疇召還敕竑兼巡撫

淮揚廬三府徐和二州又命兼理兩淮鹽課四年正月以災傷疊見方春甚寒上言請敕責諸臣痛自修省省刑薄斂罷無益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陛下益近親儒臣講道論德進君子退小人以回天意且引罪乞罷帝納其言遂下詔修省求直言先是鳳陽淮安徐州大水道堙相望竝上疏奏不待報開倉振之至是山東河南飢民就食者至至廩不能給惟徐州廣運倉有餘積竝欲盡發之典守中官不可竝

往告曰民旦夕且為盜若不吾從脫有變當先斬若然
後自請死耳中官憚竑威名不得已從之竑乃自劾專
擅罪因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得于被
災所入粟自贖帝復命侍郎鄒幹齎幣金馳赴聽便宜
竑乃躬自巡行散振不足則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大小
出米全活百八十五萬餘人勸富民出米二十五萬餘
石給飢民五十五萬七千家賦牛種七萬四千餘復業
者五千五百家他境流移安輯者萬六百餘家病者給

藥死者具棺所鬻子女贖還之歸者予道里費人忘其
饑頌聲大作初帝聞淮鳳飢憂甚及得竑發廣運倉自
劾疏喜曰賢哉都御史活我民矣尚書金濂大學士陳
循等皆稱竑功是年十月就進左副都御史時濟寧亦
飢帝遣尚書沈翼齋帑金三萬兩往振翼散給僅五千
兩餘以歸京庫竑劾翼奉使無狀請仍易米備振從之
明年二月上言比年飢饉薦臻人民重困頃冬春之交
雪深數尺淮河抵海水凍四十餘里人畜僵死萬餘弱

者鬻妻子强者肆劫斂衣食路絕流離載途陛下端居
九重大臣安處廊廟無由得見使目擊其狀未有不為
之流涕者也陛下嗣位以來非不敬天愛民而天變民
窮特甚者臣竊恐聖德雖修而未至大倫雖正而未篤
賢才雖用而未收其效邪佞雖屏而未盡其類仁愛施
而實惠未溥財用省而上供未節刑罰寬而冤獄未伸
工役停而匠力未息法制頒而奉行或有更張稅賦免
而有司或仍牽制有一于此皆足以干和召變伏望陛

下修厥德以新厥治欽天命法祖宗正倫理篤恩義戒
逸樂絕異端斯修德有其誠矣進宗良遠邪佞公賞罰
寬賦役節財用戒聚斂却貢獻罷工役斯圖治有其實
矣如是而災變不息未之有也帝褒納之敕內外臣工
同加修省六年霍山民趙玉山自稱宋裔以妖術惑衆
為亂竝捕獲之先後劾治貪濁吏革糧長之蠹民者民
大稱便英宗復辟革巡撫官改竝浙江叅政數日石亨
張軫追論竝擊馬順事除名編管江夏居半載帝于宮

中得竑疏見正倫理篤恩義語感悟命遣官送歸田里
敕有司善視之天順五年保喇寇莊浪都督馮宗等出
討用李賢薦起竑故官與兵部侍郎白圭叅贊軍務明
年正月竑與宗擊退保喇于紅崖子川圭等還竑仍留
鎮至冬乃召還明年春復令督漕撫淮楊淮人聞竑再
至歡呼迎拜數百里不絕憲宗即位給事中蕭斌御史
呂洪等共薦竑及宣府巡撫李秉堪大用下廷議尚書
王翱大學士李賢請從其言帝曰古人君夢卜求賢今

獨不能從輿論所與乎即召竑為兵部尚書兼為左都御史命下朝野相慶時將用兵兩廣竑舉韓雍為總督雍新得罪衆難之竑曰天子方棄瑕錄用雍有罪不當用竑非罪廢者耶卒用雍竑條上進剿事宜且言將帥征討毋得奏携私人妄冒首功又請復京營舊額禁勢家豪帥擅役禁軍于是命竑同給事中御史六人簡閱十二營軍士竑以擇兵不若擇將共奏罷營職八十餘人而慎簡材武補之兵部清理貼黃缺官竑偕諸大臣

舉修撰岳正都給事中張寧為李賢所沮竟出二人于
外并罷會舉例竑憤然曰吾尚可居此耶即引疾求退
帝方嚮用竑優詔慰留日遣醫視疾竑請益切九月命
致仕去竑為尚書一年謝病者四月人以未竟其用為
惜其去中外薦章百十上並報寢初竑號其室曰憇庵
既歸改曰休庵杜門謝客鄉人希得見時李秉亦罷歸
日出入里閭與故舊談笑遊燕竑聞之曰大臣何可不
養重自愛秉聞之亦笑曰所謂大臣豈以立異鄉曲尚

矯激為賢哉時兩稱之竝居家二十年弘治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五正德間謚太子少保謚莊毅淮人立祠祀之

李秉字執中曹縣人少孤力學舉正統元年進士授延平推官沙縣豪誣良士為盜而淫其室秉捕治豪豪誣秉坐下獄副使侯軌直之論豪如法由是知名徵入都察院理刑將授御史都御史王文薦為本院經歷尋改戶部主事宣府屯田為豪占秉往視歸田于民而請罷

科索邊人賴之兩淮鹽課弊覺逮數百人秉往覈搜得偽印逮者以白景帝立進郎中景泰二年命左侍郎劉璉督餉宣府發連侵牟狀即擢右僉都御史代璉兼叅贊軍務宣府軍民數遭寇牛具悉被掠朝廷遣官市牛萬五千給屯卒人予直市穀種璉盡以與京軍之出守者一不及屯卒更停其月餉而徵屯糧甚急衆盡反璉政厚恤之軍卒自城守外悉得屯作凡使者往來及宦官鎮守供億科斂者皆奏罷以官錢給費尋上邊備六

事言軍以有妻者為有家月餉一石無者減其四即有父母兄弟而無妻槩以無家論非義當一體增給從之時宣府億萬庫頗充裕兼益召商中鹽納糧料飭戎裝市耕牛給軍軍愈感悅三年冬命兼理巡撫事頃之又命提督軍務兼盡心邊計不恤嫌怨劾都指揮楊文楊鑑都督江福貪縱罪之論守獨石內官弓勝田獵擾民請徵還又劾總兵官紀廣等罪廣許兼自解帝召兼還以言官交請乃命御史練綱給事中嚴誠往勘卒留兼

時邊民多流移東廣行招徠復業者奏給月廩瘞土木
鷄兒嶺暴骸乞推行諸塞軍家為寇所殺掠無依者官
為養贍或資遣還鄉釐諸弊政所條奏百十章多允行
諜報寇牧近邊廷議遣楊俊會宣府兵出剿肅曰塞外
原諸部牧地非犯邊也掩殺倖功非臣所敢聞乃止諸
部質所掠男婦求易米朝議成丁者予一石幼者半之
諸部槩乞一石鎮將不可肅曰是輕人重粟也如其言
予之自請專擅罪帝以為識體天順初罷巡撫官改督

江南糧儲初江南蘇松賦額不均陳泰為巡撫令民田五升者倍征官田重者無增耗賦均而額不虧秉至一守其法尋坐舉知府違例被逮帝以秉過微宥之復任請澣墅關稅悉徵米備荒又發內官金保監淮安倉科索罪御史李周等左遷秉疏救帝怒將罪之會廷議復設巡撫大臣薦秉才遂命巡撫大同都指揮孫英先以罪貶職還衛總兵李文安引詔書令復職秉至即斥之裨將徐旺領騎卒操練秉以旺不勝任解其官未幾天

城守備中官陳例久病秉請易以羅付帝責秉專擅徵下詔獄指揮門達并以前舉知府救御史及斥孫英等為秉罪法司希旨斥為民居三年用閣臣薦起故官涖南京都察院憲宗立進右副都御史復撫宣府數月召拜左都御史成化改元掌大計黜罷貪殘倍于其舊明年秋命整飭遼東抵大同邊備至即劾鎮守中官李良總兵武安侯鄭宏失律罪出都指揮裴顯于獄舉指揮崔勝傅海等擊敵鳳皇山捷聞璽書嘉勞秉乃往巡宣

府大同更將帥申軍令而還未幾命為總督與武清伯趙分五道出塞大捷聞帝勞以羊酒賜麒麟服加太子少保三年冬吏部尚書王翱致仕廷推代者帝特擢秉任之秉銳意澄仕路監生需次八千餘人請分別考核黜庸劣者數百人于是怨謗紛起左侍郎崔恭以久次當得尚書而秉得之頗不平右侍郎尹旻嘗學于秉秉初用其言既而疎之侍讀彭華附中貴數以私干秉秉不聽胥怨秉御史戴用請兩京堂上官及方面正佐如

正統間例會廷臣保舉又吏部司屬與各部均陞調不得久擅要地且驟遷語侵吏部吏部持之帝令兩京官四品以上吏部具缺取上裁而御史劉璧吳遠馮徽爭請仍歸吏部帝怒詰責言者會朝覲考察秉斥退者衆又多大臣鄉故衆怨交集而大理卿王禕亦欲去秉代其位乃與華謀嗾同鄉給事中蕭彥莊劾秉十二罪且言其陰結年深給事附己以攬權帝怒下廷議恭冕輒言吾兩人諫之不聽刑部尚書陸瑜等附會二人意為

奏帝以秉洵私變法負任使落秉太子少保致仕所連
鮑克寬李冲調外任邱陵張穆陳民弼孫遇李齡柳春
皆罷命彥莊指秉所結御史不能對久之以璧等三人
名上遂俱下詔獄出之外陵等實良吏有名以讒黜衆
議不平陵尤不服連章許彥莊廷訊陵詞直帝惡彥莊
誣罔謫大寧驛丞方秉之被劾也勢洶洶且逮秉秉謂
人曰為我謝彭先生秉罪惟上所命第毋令入獄入則
秉必不出恐傷國體因具疏引咎畧不自辨時天下舉

子方會試集都下奮罵曰李公天下正人為奸邪所誣
若罪李公願罷我輩試以贖及帝薄責秉乃已秉行官
屬餞送皆歔歔有泣下者秉慷慨揖諸人登車而去秉
去恭遂為尚書秉誠心直道夷險一節與王竑並負重
望家居二十年中外薦疏十餘上竟不起弘治二年卒
贈太子太保後謚襄敏子聰明智孫邦直皆舉鄉試聰
南宮知縣以彥莊劾罷歸明建寧府同知智南陽府知
府邦直寧波府同知彥莊謫後署大寧縣以科斂為盜

所殺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孝子伯華孫也正統七年進士鄉
會試皆第一明年授吏科給事中陳時政八事又言預
備倉本振貧民而里甲慮貧者不能償輒隱不報致稱
貸富室倍稱還之收穫甫畢遽至乏絕是貧民遇凶年
飢豐年亦飢也乞敕天下有司歲再發廩必躬勘察先
給其最貧者帝立命行之景帝監國諸大臣議勸即位
未決以問諸言官夔曰朝廷任大臣正為社稷計何紛

紛為議遂定額森薄京城請急徵宣府遼東兵入衛景泰元年起擢南京刑部右侍郎四年就改禮部奉敕考察雲南官吏還朝留任禮部景帝不豫尚書胡濙在告夔強起之偕羣臣疏請復太子不允明日夔欲率百官伏闕請而石亨輩已奉上皇復位出夔南京禮部英宗雅知夔及聞復儲議驛召還進左侍郎天順二年改吏部知府某以貪敗賄石亨求復夔執不可遂止七年代石琚為禮部尚書成化二年帝從尚書李賓言令南畿

及浙江江西福建諸生納米濟荒得入監夔奏罷之四年以災異屢見疏請均愛六宮以廣繼嗣乞罷西山新建塔院斥遠阿濟喇之徒勤視經筵裁決庶政親君子遠小人節用度愛名器服食言動悉遵祖宗成憲以回天意且言今日能守成化初政足矣帝優旨答之他所請十事皆立報可慈懿太后崩中旨議別葬閣臣持不可下廷議夔言太后配先帝三十餘年合葬升祔典禮具在一有不慎違先帝心損母后之德他日有據禮議

改者如陛下孝德何疏三上又率羣臣伏文華門哭諫
帝為固請周太后竟得如禮後孝宗見夔及彭時疏謂
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為國乃如此彗星見言官連劾
夔夔求去不允帝信番僧有封法王佛子者服用僭擬
無度奸人慕之競為其徒夔力諫勢稍減五年代崔恭
為吏部尚書雨雪失時陳時弊二十事七年加太子少
保彗星見復偕羣臣陳二十八事大要以絕求請禁採
辦恤軍匠減力役撫流民節冗費為急帝多採納明年

九月南畿浙江大水夔請命羣臣共求安民弭患之術
每遇災異輒請帝振恤憂形于色明年卒贈少保謚文
敏夔才器宏遠表裏洞達朝議未定者夔一言立決其
在吏部留意人才不避親故初王朝為吏部專抑南人
北人喜之至夔頗右南人論薦率能稱職子璧由進士
歷官兵部郎中項忠劾汪直璧預其謀直構忠連璧下
獄謫廣西思明同知謝病歸夔從弟龍與夔同舉進士
除刑部主事累官福建左布政使右布政使劉讓同年

不相能讓粗暴龍亦乏清操成化初入覲王翱兩罷之
王復字初陽固安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聲
容宏偉善敷奏擢通政叅議額森犯京師邀大臣出迎
上皇衆憚行復請往乃遷右通政假禮部侍郎與中書
舍人趙榮偕敵露刃夾之復等不為懼還仍涖通政事
再遷通政使天順中歷兵部左右侍郎成化元年延綏
總兵官房能奏追襲河套部衆有旨獎勞復以七百里
趨戰非宜且恐以僥倖啟釁請敕戒諭帝是之進尚書

錦衣千戶陳珏者本畫工及卒從子錫請襲百戶復言
襲雖先帝命然非軍功宜勿許遂止瑪拉噶擾邊命復
出視陝西邊備自延綏抵甘肅相度形勢上言延綏東
起黃河岸西至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紫紆二千餘里
險隘俱在內地而境外乃無屏障止憑墩堡以守軍反
居內民顧居外敵一入境官軍未行民遭掠已盡矣又
西南抵慶陽相去五百餘里烽火不接寇至民猶不知
其迤北整頓率皆曠遠非禦邊長策請移府谷響水等

十九堡置近邊要地而自安邊營接慶陽自定邊營接
環州每二十里築臺一計凡三十有四隨形勢為溝
牆庶息響相聞易于守禦其經畧寧夏則言中路靈州
以南本無亭燧東西二路營堡遼絕聲聞不屬致敵每
深入亦請建置臺如延綏計為臺五十有八其經畧
甘肅則言永昌西寧鎮番莊浪俱有險可守惟涼州四
際平曠敵最易入又水草便利輒經年宿留遠調援軍
兵疲銳挫急何能濟請于甘州五衛內各分一千戶所

置涼州中衛給之印信其五所軍伍則于五衛內餘丁
選補且耕且練斯戰守有資兵威自振又言洪武間建
東勝衛其西路直達寧夏皆例烽堠自永樂初北寇遠
遁因移軍延綏棄河不守誠使兵強糧足仍準祖制據
守黃河萬全計也今河套未靖豈能遽復然亦宜因時
損益延綏將校視他鎮為少調遣不足請增置叅將二
人統軍九千使駐要地互相援接實今日急務奏上皆
從之復在邊建置多合機宜及還朝言者謂治兵非復

所長特命白圭代之改復工部謹守法度聲名逾兵部
時中官請修皇城西北迴廊復議緩其役給事中高斐
亦言災沴頻仍不宜役萬人作無益帝皆不許中官領
騰驤四衛軍者請給胖襖鞋袴復執不可曰朝廷制此
本給征行之士使得刻日戒途無勞縫紉京軍則歲給
冬衣布棉此成憲也奈何渝之大應法王孔實已勒死中
官請造寺建塔復言大慈法王但建塔未嘗造寺今不
宜創此制乃止命建塔猶發軍四千人供役云十四年

加太子少保復好古嗜學守廉約與人無城府當官識大體居工部十二年會災異言官言其衰老乞休不許居二月汪直諷言官更劾復及鄒幹薛遠乃傳旨並令致仕歸久之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

林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景泰元年進都給事中時方多故聰慷慨論事無所諱中官金英家人犯法都御史陳鑑王文治之不罪英聰率同列劾鑑文畏勢縱奸并及御史宗瑛謝琚皆下獄已

而復職聰又言璵据不任風紀二人竟調外中官單增督京營有寵朝士稍忤者輒遭辱家奴白晝殺人奪民產侵商稅聰發其奸下詔獄獲宥增自是不敢肆三年春疏言臣職在糾察刑獄妖僧趙才興之疎族百口律不當坐而抄提至京叛人王英兄不知情家口律不當逮而俱配流所雖終見原然其始受害已不堪矣湖廣巡撫蔡錫以劾副使邢端為所訐繫獄經年而端居職如故侍郎劉璉督餉侵隱不為無罪較沈固周忱乾沒

萬計孰為輕重璉下獄追徵而固忱不問犯人徐南與
予中書舍人頤俱坐王振黨當斬乃論南大辟頤止除
名皆刑罰之失平者帝是之端下獄璉得釋南亦減死
除名東宮改建聰有異論遷春坊司直郎四年春學士
商輅言聰敢言不宜置之散地乃復為吏科都給事中
上言奪情非令典請永除其令帝納之初正統中福建
銀場額重民不堪聰恐生變請輕之時弗能用已果大
亂及是復極言其害竟得減免五年三月以災異偕同

官條上八事雜引五行諸書累數千言大畧以絕玩好
謹嗜欲為崇德之本而修人事在進賢退奸武清侯石
亨指揮鄭倫身享厚祿而多奏求田地百戶唐興多至
一千二百餘頃宜為限制餘如罷齋醮汰僧道慎刑獄
禁私役軍士省輪班工匠皆深中時弊帝多採納先是
吏部尚書何文淵以聽言下獄致仕去及是吏部除副
使羅篪為按察使叅政李輅僉事陳永為布政使聰疏
爭之并言山西布政使王瑛老宜罷篪等遂還故官瑛

致仕御史白仲賢以久次擢廣東按察使聰言仲賢奔競不當超擢乃遷鎮江知府兵部主事吳誠夤緣得吏部聰劾之遂改工部諸司憚聰風裁聰所言無敢不奉行者吏部尤甚內閣及諸御史亦並以聰好論建弗善也其年冬聰甥陳和為教官欲得近地便養聰為言于吏部御史黃溥等遂劾聰挾制吏部并前劾仲賢為私其鄉人叅政方員欲奪仲賢官予之與吳誠有怨輒劾誠福建叅政許仕達囑聰求進聰舉仕達堪巡撫并劾

尚書王直阿聰章下廷訊坐專擅撰法論斬高穀胡濙
力救帝亦自知聰止貶國子學正英宗復辟起拜左僉
都御史出振山東飢活飢民百四十五萬還進右副都
御史捕江淮鹽盜以便宜禽戮渠魁數人餘悉解散而
奏籍指揮之受盜賄者毋憂起復再辭不許天順四年
曹欽反將士妄殺至割乞兒首報功市人不敢出戶聰
署院事急令獲賊者必生致濫殺為止錦衣官校惡欽
殺指揮逯杲悉捕欽姻識千戶龔遂榮及外舅賀三亦

在繫中人知其冤莫敢直聰辨出之其他湔雪者甚衆
七年冬以刑部因自縊諸給事中劾紀綱廢弛與都御
史李賓俱下獄尋釋成化二年淮南北飢聰出巡視奏
貸漕糧及江南餘糧以振民德之如山東明年偕戶部
尚書馬昂清理京軍進右都御史七年代王越巡撫大
同歲餘遇疾致仕再歲以故官起掌南院前掌院多不
樂御史言事聰獨獎勵之或咎聰聰曰已既不言又禁
他人言可乎十三年秋召拜刑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

聰以舊德召用持大體秉公論不嚴而肅時望益峻十
五年偕中官汪直定西侯蔣琬按遼東失事狀直庇巡
撫陳鉞聰不能爭論者惜焉十八年乞歸不得卒于位
年六十八贈少保謚莊敏聰為諫官嚴重不可犯實恂
恂和易不為嶄絕之行以故不肖者畏之而賢者多樂
就焉景泰時士大夫激昂論事朝多直臣率聰與葉盛
為之倡

葉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師

覆土木諸將多遁還盛率同列請先正扈從失律者罪
且選將練兵為復仇計郕王即位例有賞賚盛以君父
蒙塵辭不許額森迫都城請罷內府軍匠備征操又許
令有司儲糧料給戰士遣散卒取軍器于天津以張外
援三日間章七八上多中機宜寇退進都給事中言勸
懲之道在明賞罰敢戰如孫鏜死事如謝澤韓青當賞
其他守禦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大臣陳循等議召
還鎮守居庸都御史羅通并留宣府都督楊洪掌京營

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駕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寇何以薄都城今紫荆倒馬諸關寇退幾及一月尚未設守禦宣府為大同應援居庸切近京師守之尤不可非人洪等既留必求如洪者代之然後可以副重寄而集大功帝是之尋命出安集陳州流民景泰元年還朝言流民雜五方其情不一雖幸成編戶而相爭仇殺時時有之宜專官綏撫又言畿輔旱蝗相仍請加寬恤帝多採納京衛武臣及其子弟多

驕情不習兵盛請簡拔精壯備操守京城勲戚所置市
厘月徵稅盛以國用不足請籍其稅佐軍餉皆從之明
年上弭災防患八事帝以兵革稍息頗事宴遊盛請復
午朝故事立報可當是時帝虛懷納諫凡六科聯署建
請多盛與林聰為首廷臣議事盛每先發言往復論難
與議大臣或不悅曰彼豈少保耶因呼為葉少保然物
論皆推盛才擢右叅政督餉宣府尋以李東薦協贊都
督僉事孫安軍務初安嘗領獨石馬營龍門衛所四城

備禦英宗既北狩安以四城遠在塞外勢孤奏棄之內
徙至是廷議命安修復盛興闢草萊葺廬舍庀戰具招
流移為行旅置煖鋪請帑金買牛千頭以賦屯卒立社
學置義冢療疾扶傷兩歲間四城及赤城鵬鶚諸堡次
第皆完安由是進副總兵而守備中官弓勝害安奏安
疾宜代帝以問盛言安為勝所持故病今諸將無踰安
者乃留安且遣醫視疾已又劾勝卒調之他鎮英宗復
位盛遭父憂奔喪天順二年召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兩

廣乞終制不許瀧水徭鳳弟吉肆掠督諸將生擒之時
兩廣盜蜂起所至破城殺將諸將怯不敢戰殺平民冒
功民相率從賊盛以蠶出沒不常請自今攻劫城池者
始以聞餘止類奏疏至兵部駁不行盛與總兵官顏彪
破賊砦七百餘所彪頗濫殺謗者遂以咎盛六年命吳
禎撫廣西而盛專撫廣東憲宗立議事入都給事中張
寧等欲薦之入閣以御史呂洪言遂止而以韓雍代撫
廣東初編修邱濬與盛不相能大學士李賢入濬言及

是草雍敕曰無若葉盛之殺降也盛不置辨稍遷左僉
都御史代李秉巡撫宣府請量減中鹽米價以勸商裕
邊復舉官牛官田之法墾田四千餘頃以其餘積市戰
馬千八百匹修堡七百餘所邊塞益寧成化三年秋入
為禮部右侍郎偕給事毛弘按事南京還改吏部出振
真定保定饑議請莊田分養民間種馬置倉涿州天津
積粟備荒皆切時計滿達勒諸部久駐河套兵部尚書
白圭議以十萬衆大舉逐之沿河築城抵東勝徙民耕

守帝壯其議八年春敕盛往會總督王越巡撫馬文升
余子俊徐廷璋詳議初盛為諫官喜言兵多所論建既
往來三邊知時無良將邊備久虛轉運勞費搜河套復
東勝未可輕議乃會諸臣上疏言守為長策如必決戰
亦宜堅壁清野伺其惰歸擊之今一大創庶可遏再來
又或乘彼入掠遣精卒進搗其巢令彼反顧內外夾擊
足以有功然必固守而後戰可議也帝善其言而主主
復套師出竟無功人以是服盛之先見八年轉左侍郎

十年卒年五十五謚文莊盛清修積學尚名檢薄嗜好
家居出入嘗徒步生平慕范仲淹堂寢皆設其像志在
君民不為身計有古大臣風

贊曰天順成化間六部最稱得人王翱等正直剛方皆
所謂名德老成人也觀翱與李秉年富之任封疆王竑
之擊奸黨活饑民王復之籌邊備姚夔之典秩宗林聰
葉盛之居言路所表見皆自卓卓其聲實茂著繫朝野
重望有以哉

明史卷一百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七十七考證

年富傳卒賜諡恭定

臣

黃壽齡按獻徵錄及識大錄

富卒時年七十天順八年四月也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而明書並載輟朝追悼史未之載謹識

姚夔傳授吏科給事中陳時八政事

臣

黃壽齡按八

事史未詳載考獻徵錄謂修聖德舉賢才考察有司慎選風憲寬誥勅之限革監督之弊立謚法以勸賢

銓教職於便地謹附識

姚夔傳天順二年改吏部知府某以貪敗賄石亨求復
夔執不可遂止

臣

黃壽齡按獻徵錄知府係真定

守但亦未詳姓氏耳並載同列附亨者今擬准稿來
判夔擲筆大言曰吾寧不做侍郎必不判此稿事竟
止亨敗附亨者降黜而夔之名益重較史特詳謹附
識

明史卷一百七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七十八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六十六

項忠

韓雍

余子俊

阮勤

朱英

秦紘

項忠字蓋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

外郎從英宗陷衛拉特令飼馬乘間挾二馬南奔馬疲棄之徒跣行七晝夜始達宣府景泰中由郎中遷廣東副使按行高州課報賊攜男女數百剽村落忠曰賊無攜家理必被掠良民也戒諸將毋妄殺已訊所俘獲果然盡釋之從征瀧水徭有功增俸一秩天順初歷陝西按察使母憂歸部民詣闕乞留詔起服時陝西連歲災傷忠發廩振且請輕罪納米民賴以濟七年以大理卿召民乞留如前遂改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洮岷羌叛

忠疏言羌志在劫掠盡誅則傷仁遽撫則不威請聽臣
便宜從事報可乃發兵據險揚聲進討衆盡降西安水
泉鹵不可飲為開龍首渠及阜河引水入城又疏鄭白
二渠溉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五縣田七萬餘頃民
祠祀之陝西數苦兵成化元年上言三邊大將遇敵逗
留雖云才怯亦由權輕士卒畏敵不畏將是以戰無成
功宜許以軍法從事廟堂舉將才踰年不聞有一人應
詔陝西風土強勁古多名將豈無其人但格於不能答

策耳今天下學校生徒善答策者百不一二奈何責之
武人帝善其言而所司守故事不能用瑪拉噶冠延綏
詔忠偕彰武伯楊信禦之無功明年信議大舉搜河套
敕忠提督軍務忠方赴延綏而寇復陷開城深入靜寧
隆德六州縣大掠而去兵部劾忠帝特宥之搜套師亦
不出又明年召理院事四年滿俊反滿俊者亦名滿四
其祖巴勒丹明初率所部歸附世以千戶畜牧為雄長
仍故俗無科徭其地在開城縣之固原里接邊境俊獷

悍素藏匿姦盜出邊抄掠會有獄連俊有司跡遁至其家多要求俊怒遂激衆為亂守臣遣俊姪指揮璿往捕俊殺其從者劫璿叛入據石城石城即唐吐番石堡城稱險固非數萬人不能克者也山上有城砦四面峭壁中鑿五石井以貯水惟一徑可緣而上俊自稱招賢王有衆四千都指揮邢端等禦之敗績不再月衆至二萬關中震動乃命忠總督軍務與監督軍務太監劉祥總兵官都督劉玉帥京營及陝西四鎮兵討之師未行而

巡撫陳价等先以兵三萬進討復大敗賊因官軍器甲
勢益張朝議欲益兵忠慮京軍脆弱不足恃且更遣大
將撓事權因上言臣等調兵三萬三千餘人足以滅賊
今秋深草寒若更調他軍恐往復需時賊得遠遁且邊
兵不能久留益兵非便大學士彭時商輅主其議京軍
得毋遣忠遂與巡撫都御史馬文升分軍七道抵石城
下與戰斬獲多伏羌伯毛忠乘勝奪其西北山幾破忽
中流矢死王亦被圍諸軍欲退忠斬一千戶以徇衆力

戰玉得出乃列圍困之適有星孛於台斗中朝多言占
在秦分師不利忠曰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此何害日
遣兵薄城下焚芻草絕汲道賊窘欲降邀忠與文升相
見忠偕劉玉單騎赴之文升亦從數十騎至呼俊瑋諭
以速降賊遙望羅拜忠直前挾瑋以歸俊氣沮猶豫不
出忠命縛木為橋人負土囊填濠塹擊以銅礮死者益
衆賊倚愛將楊呼哩為謀主夜出汲被禽忠貫其死諭
以購賊賞格示之金且賜金帶鉤縱歸使誘俊出戰伏

兵禽馬急擊下石城盡獲餘寇毀其城鑿石紀功增一
衛於固原西北西安廢城留兵戍之而還初石城未下
天甚寒士卒頗困忠慮賊奔突乘凍渡河與套寇合日
夜治攻具身當矢石不少避大小三百餘戰彭時商輅
知忠能辦賊不從中制卒用殄賊論功進右都御史與
林聰協掌院事白圭既平劉通荆襄間流民屯結如故
通黨李鬍子者名原偽稱平王與小王洪王彪等掠南
漳房內鄉渭南諸縣流民附賊者至百萬六年冬詔忠

總督軍務與湖廣總兵官李震討之忠乃奏調永順保靖土兵而先分軍列要害多設旗幟鉦鼓遣人入山招諭流民歸者四十餘萬彪亦就禽時白圭為兵部遣錦衣百戶吳綬贊叅將王信軍綬欲攘功不利賊瓦解縱流言圭信之止土兵毋調忠疏爭且劾綬罪帝為召綬還而聽調土兵如故合二十五萬分八道逼之流民歸者又數萬賊潛伏山砦伺間出劫忠命副使余洵都指揮李振擊之過於竹山乘溪漲半渡截擊禽李原小王

洪等賊多溺死忠移軍竹山捕餘孽復招流民五十萬
斬首六百四十俘八百有奇家口三萬餘人戶選一丁
戍湖廣邊衛餘令歸籍給田疏陳善後十事悉允行忠
之下令逐流民也有司一切驅逼不前即殺之民有自
洪武中占籍者亦在遣中戍者舟行多疫死給事中梁
璟因星變求言劾忠妄殺白圭亦言流民既成業者宜
隨所在著籍又駁忠所上功次互異帝皆不聽進忠左
都御史廕子綬錦衣千戶諸將錄功有差忠上疏言臣

先後招撫流民復業者九十三萬餘人賊黨遁入深山
又招諭解散自歸者五十萬人俘獲百人皆首惡耳今
言皆良家子則前此屢奏猖獗難禦者伊誰也賊黨罪
固當死正因不忍濫誅故令丁壯謫發遣戍其久附籍
者或乃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千人爭鬪劫殺若此
者可以久居故不遣乎臣揭榜曉賊謂已殺數千蓋張
虛勢怵之非實事也且圭固嘗身任其事今日之事又
圭所遺先時中外議者謂荆襄之患何日得寧今幸平

靖而流言沸騰以臣為口實昔馬援薏苡蒙謗鄧艾檻車被徵功不見錄身更不保臣幸際聖明願賜骸骨勿使臣為馬鄧之續帝溫詔答之八年召還與李賓協掌院事後二年拜刑部尚書尋代圭為兵部汪直開西廠恣橫忠屢遭侮不能堪會大學士商輅等劾直忠亦倡九卿劾之奏留中而西廠遂罷直深恨之未幾西廠復設直以吳綬為腹心綬挾前憾伺忠益急忠不自安乞歸治病未行而綬嗾偵事者誣忠罪給事中郭鏜御史

馮貫等復交章劾忠事連其子經太監黃賜興寧伯李震彰武伯楊信等詔法司會錦衣衛廷鞫忠抗辯不少屈然衆知出直意無敢為之白者竟斥為民賜與震等亦得罪直敗復官致仕家居二十六年至弘治十五年乃卒年八十二贈太子太保謚襄毅忠侗儻多大略練戎務彊直不阿敏於政事故所在著稱子經經子錫錫子治元皆舉進士經江西叅政錫南京光祿寺卿治元員外郎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御史負氣果敢
以才略稱錄囚南畿碭山教諭某答膳夫膳夫逃匿父
訴教諭殺其子取他尸支解以證既誣服雍踪跡得之
白其寃出巡河道已巡按江西黜貪墨吏五十七人廬
陵太和盜起捕誅之十三年冬處州賊葉宗留自福建
轉犯江西官軍不利都督僉事陳榮指揮劉真遇伏死
詔雍及鎮守侍郎楊寧督軍民協守會福建巡按御史
汪澄牒隣境會討賊鄧茂七俄以賊議降止兵雍曰賊

果降退未晚也趨進賊已叛澄坐得罪死人以是服雍
識景泰二年擢廣東副使大學士陳循薦為右僉都御
史代楊寧巡撫江西歲饑奏免秋糧劾奏寧王不法事
王府官皆得罪時雍年甫三十赫然有才望所規畫措
置咸可為後法天順初罷天下巡撫官改山西副使寧
王以前憾劾其擅乘肩輿諸事下獄奪官起大理少卿
尋復為右僉都御史佐寇深理院事石亨既誅錦衣指
揮劉敬坐飯亭直房用朋黨律論死雍言律重朋黨謂

阿比亂朝政也以一飯當之豈律意且亨盛時大臣朝夕趨門不坐獨坐敬何也深歎服出之母憂起復四年巡撫宣府大同七年議事入覲帝壯其貌留為兵部右侍郎憲宗立坐學士錢溥累貶浙江左叅政廣西猺獞流剽廣東殘破郡邑殆徧成化元年正月大發兵拜都督趙輔為總兵官以太監盧永陳瑄監其軍兵部尚書王竑曰韓雍才氣無雙平賊非雍莫可乃改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雍馳至南京集諸將議方略先是編修

邱濬上書大學士李賢言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
宜困欲宿兵大藤峽扼其出入蹂其禾稼期一二年盡
賊賢善之獻於朝詔錄示諸將諸將主其說請令遊擊
將軍和勇率番騎趨廣東而大軍直趨廣西分兵撲滅
雍曰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敝也當全師
直搗大藤峽南可援高肇雷廉東可應南韶西可取柳
慶北可斷陽峒諸路首尾相應攻其腹心巢穴既傾餘
迎刃解耳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益奔突郡邑益殘

所謂救火而噓之也衆曰善輔亦知雍才足辦賊軍謀
一聽雍雍等遂倍道趨全州陽峒苗掠興安擊破之至
桂林斬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以徇按地圖與諸將議
曰賊以修仁荔浦為羽翼當先收二縣以孤賊勢乃督
兵十六萬人分五道先破修仁賊窮追至力山禽千二
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級荔浦亦定十日至潯州延問
父老皆曰峽天險不可攻宜以計困雍曰峽延廣六百
餘里安能使困兵分則力弱師老則財匱賊何時得平

吾計決矣遂長驅至峽口儒生里老數十人伏道左顧
為嚮導雍見即罵曰賊敢給我叱左右縛斬之左右皆
愕既縛而袂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悉支解剗腸胃分
挂林箐中纍纍相屬賊大驚曰韓公天神也雍令總兵
官歐信等為五哨自象州武宣攻其北身與輔督都指
揮白全等為八哨自桂平平南攻其南叅將孫震等為
二哨從水路入而別分兵守諸隘口賊魁侯大狗等大
懼先移其累重於桂州橫石塘而立柵南山多置滾木

礪石鏢鎗藥弩拒官軍十二月朔雍等督諸軍水陸並
進擁圍牌登山殊死戰連破石門林峒沙田右營諸巢
焚其室廬積聚賊皆奔潰伐木開道直抵橫石塘及九
層樓諸山賊復立柵數重憑高以拒官軍誘賊發矢石
度且盡雍躬督諸軍緣木攀藤上別遣壯士從間道先
登據山頂舉礮賊不能支遂大敗先後破賊三百二十
四砦生禽大狗及其黨七百八十人斬首三千二百有
奇墜溺死者不可勝計峽有大藤如虹橫亘兩崖間雍

斧斷之改名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分兵擊餘黨鬱林
陽江洛容博白次第皆定帝大喜賜敕嘉勞召輔等還
遷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雍乃散遣諸軍以省
饋餉而遺孽侯鄭昂等遂乘虛陷潯州及洛容北流二
縣雍被劾引罪帝宥之雍益發兵撲討時諸賊所在蜂
起思恩潯賓柳城悉被擾掠流劫至廣東欽化二州皆
應時破殄四年春雍以兩廣地大事殷請東西各設巡
撫帝可之命陳灝撫廣東張鵬撫廣西而雍專理軍事

尋以憂歸明年兩廣盜復起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錯互當如臂指相使不可離析近賊犯廣西臣與廣東三司議調兵匝月未決盜賊無所憚乞仍命大臣總督便會僉事林錦巡按御史龔晟亦以為請乃罷兩巡撫而起復雍右都御史總督如故又明年正月雍疏辭新命乞終制不許雍抵任遣叅將張壽遊擊馮昇等分道討賊忻州八砦蠻及諸山猺獐掠州縣者皆摧破之蠻民素懼雍威寇盜寢息九年柳潯諸蠻復叛叅將楊廣等

俘斬九百人方更進而賊破懷集縣兵部劾雍奏報不實廣西鎮守中官黃沁素憾雍抑已因訐雍且言其貪欲縱酒濫賞妄費帝遣給事中張謙等往勘而廣西布政使何宜副使張敷銜雍素輕已共醞釀其罪謙還奏事虛實交半竟命致仕去雍洞達閭閻重信義撫江西時請追謚文天祥謝枋得詔謚天祥忠烈枋得文節有雄略善斷動中事機臨戰率躬親矢石不目瞬自奉尊嚴三司皆長跪白事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密裨將

以下繩桎無所假兩地鎮守宦官素驕恣亦惕息無敢肆疾惡嚴坦中不為崖岸揮斥財帛不少惜故雖令行禁止民得安堵而謗議亦易起為中官所齟齬公論皆不平兩廣人念雍功尤惜其去為立祠祀焉家居五年卒年五十七正德間謚襄毅初以軍功予一子錦衣百戶雍以授其弟睦至是錄一子國子生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父祥戶部郎中子俊舉景泰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進員外郎在部十年以廉幹稱出

為西安知府歲饑發廩十萬石振貸區畫以償官不損
而民濟成化初所司上治行當旌者知府十人而子俊
為首以林聰薦為陝西右叅政歲餘擢右布政使六年
轉左調浙江甫半載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先是巡
撫王銳請沿邊築牆建堡為久遠計工未興而罷子俊
上疏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利馳突寇屢入犯獲邊人
為導徑入河套屯牧自是寇顧居內我反屯外急宜於
沿邊築牆置堡況今舊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崖依山形

隨地勢或剝削或壘築或挑塹縣引相接以成邊牆於計為便尚書白圭以陝民方困奏緩役既而寇入孤山堡復犯榆林子俊先後與朱永許寧擊敗之是時寇據河套歲發大軍征討卒無功八年秋子俊復言今征套士馬屯延綏者八萬窮芟煩內地若今冬寇不北去又須備來年軍資姑以今年之數約之米豆需銀九十四萬草六十萬每人運米豆六斗草四束應用四百七萬人約費行資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得不變

計臣前請築牆建堡詔事寧舉行請於明年春夏寇馬
疲乏時役陝西運糧民五萬給食興工期兩月畢事主
猶持前議阻之帝是子俊言命速舉子俊先用軍功進
左副都御史明年又用紅鹽池搗巢功進右都御史寇
以搗巢故遠徙不敢復居套內地患稍息子俊得一意
興役東起清水營西抵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鑿
崖築牆掘塹其下連比不絕每二三里置敵臺崖砦備
巡警又於崖砦空處築短牆橫一斜二如箕狀以瞭敵

避射凡築城堡十一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
十九役軍四萬人不三月而成牆內之地悉分屯墾歲
得糧六萬石有奇十年閏六月子俊具上其事因以母
老乞歸慰留不許初延綏鎮治綏德州屬縣米脂吳堡
悉在其外寇以輕騎入掠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往
得利去自子俊徙鎮榆林增衛益兵拓城置戍攻守器
畢具遂為重鎮寇抄漸稀軍民得安耕牧焉十二年十
二月移撫陝西子俊知西安時以居民患水泉鹹苦鑿

渠引城西瀟河入灌民利之久而水溢無所洩至是乃
於城西北開渠洩水使經漢故城達渭公私益便號余
公渠又於涇陽鑿山引水溉田千餘頃通南山道直抵
漢中以便行旅學校公署圯者悉新之奏免岷河洮三
衛之戍南方者萬有奇易置南北之戍戍者六千有奇
就戍本土岷州粟林羌為寇子俊潛師設伏擊走之十
三年召為兵部尚書奏申明條例十事又列上軍功賞
格由是中外有所遵守緬甸酋卜刺浪欲奪思洪發貢

章地設詞請於朝子俊言不宜許乃諭止之貴州巡撫
陳儼等以播州苗竊發請調湖廣廣西四川兵五萬合
貴州兵會勦子俊言賊在四川而貴州請討是邀功也
奏寢其事初子俊論陳鉞掩殺貢夷罪帝以汪直故宥
之鉞多方搆子俊於直會母憂歸得免子俊之築邊牆
也或疑沙土易傾寇至未可恃至十八年寇入犯許寧
等逐之寇扼於牆塹散漫不得出遂大衄邊人益思子
俊功服闋拜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二十年命兼左

副都御史總督大同宣府軍務其冬還朝明年正月星
變陳時弊八事帝多采納未幾復出行邊初子俊巡歷
宣大請以延綏邊牆法行之兩鎮因歲歉而止比復出
銳欲行之言東起四海治西抵黃河延袤千三百餘里
舊有墩百七十應增築四百四十墩高廣皆三丈計役
夫八萬六千數月可成詔明年四月即工然是時歲比
不登公私耗敝驟興大役上下難之子俊又欲責成於
邊臣而已不親其事謗議由是起至冬疏請還京帝入

蜚語命改左都御史巡撫大同中官韋敬護子俊假修邊多侵耗又劾子俊私恩怨易將帥兵部侍郎阮勤等為白帝怒讓勤等而給事御史復交章劾中朝多欲傾子俊工部侍郎杜謙等往勘平情按之還奏易置將帥如勤等言所費無私然為銀百五十萬米穀二百三十萬耗財煩民不得無罪遂落太子太保致仕去時二十二年二月也明年正月兵部缺尚書帝悟子俊無罪復召任之仍加太子太保孝宗嗣位以先朝老臣待之彌

厚弘治元年疏陳十事已又上邊防七事帝多允行明年疾亟猶手削奏稿陳救荒弭盜之策甫得請而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子俊沉毅寡言有偉略凡奏疏公移必自屬草每夜分方寢嘗言大臣謀國當身任利害豈得遠怨市恩為自全計故榆林始事怨讟叢起子俊持之益堅竟以成功為數世利性孝友居母憂時令子寘母會試曰雖無律令吾心不忍也當廕子移以廕弟子寘舉進士終戶部員外郎寘就武廕為錦衣千戶

終指揮同知曾孫承勛承業皆進士承勛翰林修撰承業雲南僉事阮勤本交趾人其父內徙占籍長子勤舉景泰五年進士歷台州知府清慎有惠政賜誥旌異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築墩臺十四所治垣塹三十餘里歲饑奏免七府租四十餘萬石入為侍郎調南京刑部蠻邦人著聲中國者勤為最

朱英字時傑桂陽人五歲而孤力學舉正統十年進士授御史浙閩盜起簡御史十三人與中官分守諸府英

守處州而葉宗留黨四出剽掠處州道梗英間道馳至
撫降甚衆戮賊首周明松等賊散去乃還景泰初御史
王豪嘗以勘陳循爭地事忤循為所訐至是循草詔言
風憲官被訐者雖經赦宥悉與外除於是豪當改知縣
英言若如詔書則凡遭御史抨擊之人皆將挾讐誣訐
而御史愈緘默不言矣章下法司請如英言乃復豪職
未幾出為廣東右叅議過家省母橐中惟賜金十兩抵
任撫凋瘵流亡立均徭法十歲一更民稱便天順初兩

廣賊愈熾諸將多濫殺冒功巡撫葉盛屬英督察叅將
范信誣宋泰永平二鄉民為賊屠戮殆盡又欲屠進城
鄉英馳訊悉縱去信忿留師不還英密請於盛檄信班
師一方始靖潮州賊羅劉寧等流劫遠近屢挫官兵英
會師破滅之還所掠人口數千別置一營以處婦女人
莫敢犯官叅議十年進右叅政遭母憂成化初服闋補
陝西大軍討滿四英主饋餉有功歷福建陝西左右布
政使皆推行均徭法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先

後陳安邊二十八事其請徙居戎安流離簡貢使於時
務尤切明年冬兩廣總督吳琛卒廷議以英前在廣東
有威信遂以代琛自韓雍大征以來將帥喜邀功利俘
掠名為鵬勦英至鎮以寧靜約飭將士毋得張賊聲勢
妄請用師招撫猺獞效順者定為編戶給復三年於是
馬平陽朔蒼梧諸縣蠻悉望風附而荔波賊李公主要有
衆數萬久負固亦遣子納款為置永安州處之俾其子
孫世吏目自是歸附日衆凡為戶四萬三千有奇口十

五萬有奇帝甚嘉之鎮守中官與督撫總兵官坐次中
官居中總督居總兵官左時總兵官陳政以伯爵欲抑
英居右英不可奏乞裁定命解英總督止為巡撫居政
下尚書余子俊言英招徠功多當增秩褒賞乃反削其
事權恐無以鎮諸蠻乃擢英右都御史仍總督位次如
故田州酋黃明烝其知府岑溥祖母欲殺溥溥出走思
恩明因肆屠戮英將進討檄溥族人思城知州岑欽殺
明雪恥欽遂誅明并其族屬傳首軍門英淳厚然持法

無所假借與市舶中官韋眷忤眷撫奏英專權玩賊潯
州知府史芳以事見責亦訐英奸貪欺罔按皆無驗乃
鐫芳二官諭眷協和共事十六年交趾攻老撾議者恐
其內寇詔問英處置之宜英對言彼不過爭甌脫耳諭
之當自悔懼帝從其言果上表謝潯梧高廉賊起偕政
等分道擊之再戰俘斬甚衆十九年桂林平樂蠻攻城
殺將英政勦分兵十二道擊破之明年入掌都察院事
尋加太子少保又明年正月星變疏陳八事請禁邊將

節旦獻馬鎮守中官武將不得私立莊田侵奪官地燒
丹符咒左道之人當置重典四方分守監槍內官勿進
貢品物罷撤倉場馬房上林苑增設內侍召還建言得
罪諸臣清內府收白糧積弊治奸民投獻莊田及貴戚
受獻者罪權倖皆不便執政多持之不行英造內閣力
爭竟不能盡從也時流民集京師者多英請人給米月
三斗幼者半之報許其年秋卒贈太子太保英為總督
承韓雍吳琛後雍雖有大功恢廓自奉贈遺過侈有司

因供億公私耗竭而琛務謹廉至英益持清節僅攜一
蒼頭之官先後屢賜璽書金幣英藏璽書貯金幣於庫
其威望不及雍而惠澤過之在甘肅積軍儲三十萬兩
廣四十餘萬皆不以聞或問之答曰此邊臣常分何足
言人服其知大體正德間追謚恭簡子守孚進士刑部
郎中

秦紘字世纓單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南京御史劾治內
官傳鎖兒罪諫止江南采翠毛魚魷等使權貴忌之蜚

語聞會考察坐謫湖廣驛丞天順初以御史練綱薦遷
雄縣知縣奉御杜堅捕天鵝暴橫紘執杖其從者坐下
詔獄民五千詣闕訟乃調知府谷憲宗即位遷葭州知
州調秦州母喪去官州人乞借紘服闋還故任尋擢鞏
昌知府改西安遷陝西右叅政岷州番亂提兵三千破
之進俸一級成化十三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奏
鎮國將軍奇澗等罪奇澗父慶城王鍾鑑為奏辯且誣
紘帝重違王意逮紘下法司治事皆無驗而內官尚專

籍絃家以所得敝衣數事奏帝歎曰絃貧一至此耶賜
鈔萬貫旌之於是奪奇澗等三人爵王亦削祿三之一
而改絃撫河南尋復調宣府小王子數萬騎寇大同長
驅入順聖川掠宣府境絃與總兵官周玉等邀擊遁去
尋入掠興寧口連戰却之追還所掠璽書勞焉進左僉
都御史巡撫如故未幾召還理院事遷戶部右侍郎萬
安逐尹旻誣絃旻黨降廣西右叅政進福建左布政使
弘治元年以王恕薦擢左副都御史督漕運明年三月

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奏言中官武將總鎮兩廣者率縱私人擾商賈高居私家擅理公事賊殺不辜交通土官為奸利而天下鎮守官皆得擅執軍職受民訟非制請嚴禁絕總鎮府故有賞功所歲儲金錢數萬費出無經宜從都御史勾稽廣潮南韶多盜當設社學編保甲以絕盜源帝悉從其請恩城知州岑欽攻逐田州知府岑溥與泗城知州岑應分據其地紘入田州逐走欽還溥於府留官軍戍之亂遂定復遣將討平黎賊陵

水獐賊德慶紘之初涖鎮也劾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貪
暴逮下獄景亦訐紘勘無左證法司當景死景連姻周
太后家有奧援訐紘不已詔并逮紘廷鞫卒無罪詔宥
景死奪爵閒住而紘亦罷歸大臣王恕等請留紘不納
廷臣復連章言紘可大用居數月起南京戶部尚書十
一年引疾去十四年秋寇大入花馬池敗官軍孔壩溝
直抵平涼言者謂紘有威名雖老可用詔起戶部尚書
兼右副都御史總制三邊軍務紘馳至固原按行敗所

躬祭陣亡將士掩其骼奏錄死事指揮朱鼎等五人恤
軍士戰歿者家劾治敗將楊琳等四人罪更易守將練
壯士興屯田申明號令軍聲大振初寇未入河套平涼
固原皆內地無患自保喇住牧後固原當兵衝為平慶
臨鞏門戶而城隘民貧兵力單弱商販不至絃乃拓治
城郭招徠商賈建改為州而身留節制之奏言固原主
客兵止萬八千人散守城堡二十四勢分力弱宜益兵
舊臨鞏秦州諸軍歲赴甘涼備禦及他方有警又調兵

甘涼或發京軍征討夫京師天下本邊將手握重兵而一遇有事輒請京軍非強幹弱枝之道請自今京兵毋輕發臨鞏甘涼諸軍亦宜各還本鎮但選知兵宿將二人各守其地人以戍為家軍以將為命自樂趨役而有戰心計之得者也紘見固原迤北延袤千里間田數十萬頃曠野近邊無城堡可依議於花馬池迤西至小鹽池二百里每二十里築一堡堡周四十八丈役軍五百人固原迤北諸處亦各築屯堡募人屯種每頃歲賦

米五石可得五十萬石規畫已定而寧夏巡撫劉憲為梗絃乃奏曰竊見三邊情形延綏甘涼地雖廣而士馬精強寧夏怯弱矣然河山險阻惟花馬池至固原軍既怯弱又墩臺疏遠敵騎得長驅深入故當增築墩堡韋州豫望城諸處亦然今固原迤南修築將畢惟花馬池迤北二百里當築十堡而憲危言阻衆且廢垂成之功乞令憲制三邊而改臣撫寧夏俾得終邊防於事為便帝下詔責憲憲引罪卒行絃策修築諸邊城堡一萬四

千餘所垣塹六千四百餘里固原屹為重鎮絃又以意
作戰車名全勝車詔頒其式於諸邊在事三年四鎮晏
然前後經略西陲者莫及十七年加太子少保召還視
部事以年老連章力辭乞致仕詔賜敕乘傳歸月廩歲
隸如制明年九月卒年八十贈少保謚襄毅絃廉介絕
俗妻孥菜羹麥飯常不飽性剛果勇於除害不自顧慮
士大夫識與不識稱為偉人在兩廣被逮時方議討後
山賊治軍事畢從容就道儀衛騶從不貶損既踰嶺始

囚服就繫謂官校曰兩廣蠻夷雜處總制體尊遽就拘執損國威今既踰嶺真囚矣其嚴重得體如此正德五年劉瑾亂政絃家奴憾絃婦弟楊瑾以絃所遺火礮投緝事校尉誣瑾畜違禁軍器劉瑾怒歸罪於絃籍其家無所得言官張九敘涂敬等復希瑾意劾絃士類嗤之贊曰項忠韓雍皆以文學通籍而親提桴鼓樹勲戎馬之場其應機決勝成畫遠謀雖宿將殆無以過豈不壯哉賞不酬勞謠詠繼起文武吏從而繩其後功名之士

所謂發憤而太息也余子俊盡心邊計數世賴之朱英
廉威名粵嶠秦絃經略著西陲文武兼資偉哉一代之
能臣矣

明史卷一百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七十八考證

項忠傳禽李原小王洪等賊多溺死忠移軍竹山捕餘孽復招流民五十萬斬首六百四十俘八百有奇家口三萬餘人戶選一丁戍湖廣邊衛

臣黃壽齡按

識大錄擒小王洪等二百三十九人斬首二千八百餘級驅出家者二萬八千九百三十二名內選壯丁充戍湖廣邊衛者五千餘人與此所載數目多寡不

符謹識

韓雍傳韓雍字永熙長洲人

臣黃壽齡按雍長洲人

考獻徵錄及識大錄與此同而明書獨稱吳縣人謹

附識

韓雍傳憲宗立生學士錢溥累貶浙江左叅政

臣黃

壽齡按貶浙江左叅政考大錄學士陳文等忌之譖
於閣臣李賢因而左遷與此異謹識

余子俊傳已又上邊防七事

臣黃壽齡按考獻徵錄

一曰衛國之計二曰保民之計三曰弭盜之計四曰
安民之計五曰選將之計六曰守隘之計七曰善後
之計謹識

明史卷一百七十八考證